

浅议翻译中的可读性与可译性

龚雪萍

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因而使用语言的人有各自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各自特定的语言结构形式。翻译的任务就是架设沟通不同民族之间语言相通的桥梁。那么，如何来认识和掌握翻译中的可读性与可译性呢？

可读性的涵义与翻译的基本方法

可读性指译文是否通顺可读，它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译文表面要通顺，流畅；第二，更重要的是译文与原文在深层意念上必须契合对应。可读性是对一切笔译作品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之一。例如：

1. 这一朵朵娇艳的花朵争先恐后地开了。（《成》）

表层翻译：The charming flowers are struggling to blossom.

浅层翻译：The charming flowers are blossoming one after another. （基本可读）

深层翻译：The charming and delicate buds are vying with each other in blossom.
（最佳可读）

2. He bent solely upon profit. （《文》P.30）

表层翻译：他只屈身于利润之前。

浅层翻译：只有利润才使他低头。（基本可读）

深层翻译：他唯利是图。（最佳可读）

可读性问题必然牵涉到翻译的方法。翻译的主要手段是直译和意译。

由于人类在概念内涵、情景、逻辑三个范畴中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例如大的反义词是小，热的反义词是冷，因此，语言也往往具有大体同一的模式，双语契合对应的现象非常广泛，这就使直译必然成为双语转换的基础。例：

1. 芙蓉花被定为市花。（《走》）

The cottonrose is designated as the city flowers.

2.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 recently increasing demand,

部分由于最近增涨的需求，

wholesale tea prices have almost doubled.

批发茶价已几乎翻了一番。（《文》P.20）

直译忠实深层结构的传达，并能兼顾表层风格的再现，能使翻译达到惊人的神似兼形似的地

步，使译文获得较好，甚至最好的可读性。如一些生动的短语：勒紧裤腰带政策——

belt-tightening policy; 参天大树——cloud-kissing trees; 令人心碎的——heartbreaking 等。

但是，由于民族语言发展历史、语言心理、民俗民情、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双语的表达形式并非总是契合对应的。当直译不能解决由于这些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时，就必须摆脱原文表层形式的束缚，牺牲形象，采用另一种手段——意译。因为它不要求表达形式（即表层结构）契合对应，它强调深层信息的传达，能使译文既达意又传神。这是直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和补充。例如：

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She was afraid of being snubbed, so she swallowed the words that came to her lips. (《汉》P.139(2)) 反之，如果拘泥于原文的表面意义，译为：She was afraid of soiling her nose 就与原意完全不符了。再如：

...and the music reminded Soapy of those days when his life contained such things as mothers and roses and clean thoughts and collars. ……音乐使苏比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在他的生活中有母爱、玫瑰以及纯洁无瑕的思想与衣领这些高尚的东西。(《自》)P.277 这段译文也因为太拘泥于字面意义而不能让读者联想到玫瑰、干净的衣领暗喻爱情和物质生活。既然 mothers 意译为母爱，后边也应意译，若译作：……那时生活中有母爱、爱情、纯洁的思想以及象样的物质待遇，译文在深层结构上与原文契合对应，因此，获得了最佳可读性。

可见，直译与意译对于译文忠于原文，又保持与原文相应的可读性，是对立统一的，缺一不可。

可读性的标准

可读性的大小取决于翻译中是否坚持可读性的要求。译文要做到通顺可读，有四个基本要素需要遵循：第一，行文要通顺、流畅；第二，与原文的风貌要相适，即与原文的文体要吻合；第三，与作家风格要一致，在用词倾向、句式特点、修辞手段、表意方式、词语情态以及句段安排等方面适应原文要求；第四，译文要适应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鲁迅先生的《自嘲》是他最著名的诗作：“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黄新渠先生对该诗的翻译，用我国翻译名家许渊冲教授的话说，“神秀也，读他的译文象乘风破浪万里浪”。(翻)P.172

What can I ask for since I have a spell of bad-luck?
I've had my head knocked before I dare to turn over!
With a worn hat shading my face now I pass downtown,
And in midstream I sail with some wine in a leaky boat.
Fierce-browed, I coolly defy a thousand pointing fingers,
Head-bowed, like a willing ox I serve the youngsters.
Well, hiding myself in this world of my small attic,
Why should I bother about the cycling of seasons!

全诗的翻译高度体现了这四个原则，在意美、形美、音美等方面都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下面几个例子的译文却背离了这些基本要求，因而都不能称是成功的译文。

例句一，佶屈聱牙，艰涩简古：

They are still prolonging the night, dancing, singing, gossiping, postponing the unfortunate necessity of undertaking a day's work in the fields after a sleepless night. 他们跳舞，唱歌，聊天，想延长这个夜晚，推迟在一个不眠之夜以后即将来临的不幸非干不可的农活。（《剑》P.11）译文读起来翻译腔很浓，动宾搭配生硬，有失畅达简洁，称不上达到了最佳可读性。如改为“…而推迟得下地干活的倒霉时刻的到来。”就好得多。

例句二，不问语体，面貌全非：

I was admittedly shy. 我是腼腆胆怯著称的。（《英》P.89）原句系口语语体，常用于一般场合，而“以……著称”系书面用语，正式、庄重，因此，译文在语体上难以与原文协调吻合，没有获得最佳可读性。如改为：“大家知道，我腼腆胆怯”。就好了。

例句三，不顾风格，有失神似：

He's been in his room all day, the landlady said downstairs, "I guess he don't feel well. I said to him: 'Mr. Anderson, you ought to go out and take a walk on a nice fall day like this,' but he didn't feel like it."

"He doesn't want to go out."

"I'm sorry he don't feel well," the woman said, "He's an awfully nice man. He was in the ring, you know."

"I know it."

"You'd never know it except from the way his face is," the woman said. They stood talking just inside the street door. "He's just as gentle."

“他整日在房间内”，房东太太在楼下说，“我估计他感到不适。我对他说：‘安德森先生，你理应出去散步的。这样的大好秋光是很宜于散步的’，但他不感兴趣。”

“他不想出门。”

“我很抱歉，他感到身体不适”，那妇人说，“他是极好的一个人，他曾在拳击场干过，你知道。”

“我了解这事”。

“除非你看到他的面容，你不会了解此事，”那妇人说。他们就站在大门口内谈话，“他这人很是温文。”（文）P.495

这段话摘自海明威著名的短篇小说“The Killers”，从语法来看，翻译并没有什么错处，语句也通顺、达意。但译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作家的个人风格。海明威的作品文句简练，素以“谈话体美语”写作，并常用俚俗语。小说《杀人犯》写的是芝加哥歹徒的作案故事，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很显然，译文不适合海明威的个人风格，有失神似，读者会错把女房东当成很有教养的贵妇人。这种译文违背了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失去了最佳可读性。

最后，还必须提到的是，译文的可读性是辩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着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制约。18世纪可读性很强的译文，20世纪不一定可读，今天可能发现比昨天更

好的译文，明天又会有胜过今天的译文；在港、台看来可读的“海外汉语体”在普遍话看来又未必可读，如此种种，莫衷一是，我们应对原文和译文作具体分析，不作千篇一律的要求。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可译性指原文是否对应可译，与可读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却又互相关联的概念，必须在充分考虑可读性的基础上讨论可译性，即在可读性的基础上如何表达原文句子的问题，可译性是以可读性为基础的。

由于人类在思维和表达概念时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如同义、反义概念、形象词汇、主被动概念及其互换模式都大体一致，因此，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可译性，直译是双语转换的基础正是对语言可译性的有力说明。尤其是那些形象词汇，它们引起的联想，甚至它们的引伸意义引起的联想也往往是不谋而合的。如：杏眼——almond eye；满月脸——moon face；没头脑又没心肝——heartless and brainless；再如：I hope to avoid straying on the one hand into the sands of foreign policy, and on the other into the marshes of international law. 我希望不要偏离正题，一方面避免误入外交政策的沙漠，另一方面避免陷入国际法的沼泽。（《也》P.31）这种形象比喻既维系了原文的形象性和具体性，又易为双语读者所理解，具有很大的可译性。

但是，翻译毕竟是有局限的，“可译性”只是相对的。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翻译存在着“不可译”性。

第一，不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如某些比喻。在中国，竹子象征着高风亮节，松柏表示坚贞不渝，荷花意味洁身自好，在英语中则不然；某些骂人的话，如“他妈的！”英语译为“Damn it！”同是泄愤的话，但汉语语言之肮脏，侮辱对方的程度之深，英语都无法体现；文革中产生的某些词汇，如“牛棚”阐释为 during a period of illegal detention，但这远远不能包含文革期间“牛棚”的含义。

第二，不同的语言特点。如俗语她嫌乌纱帽太小，译成 She really meant the black gauze cap given her was too small.（《不》P.75第六条）英、美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确切含意，因此没有可读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可译性；语义色彩词，to sink into one's chair，汉语只有“一屁股坐下来”比较接近，但不贴切，在庄严体记叙中也不妥当；语气与情态，

a. You should not have been at odds about such a trifle.

b. You ought not to have been at odds about such a trifle.（《文》P.38）

以上两句英语如果译成汉语，字面上是完全一致的：你们本来就不应该为这么一件小事而闹翻。但实际上b句口气要比a句强得多，a句是责备，b句近乎训斥了，然而语气与情态上的这点细微差异很难见诸于文字。语言特点引起的不可译还表现在典故、笑话、幽默、双关语、客套话、称谓以及某些诗句的翻译上。

不可译性的转化

翻译的任务是通过双语转换进行思想交流，对于“不可译”的语言，要尽量约束受限程度，想方设法予以化解，使“不可译”转化为“可译”。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借助以下处

理方法:

1. 意译。双语深层概念对应, 表达形式缺乏契合, 也找不到并列模式。如: 运涛好久不来信了, 一家人盼了星星盼月亮。For many months no letter came from Yuntao till his whole family worried over him day and night. (《汉》P.139(3)) 特别是某些优美的诗句, 其最佳可读性正是通过意译获得的。如:

...An hundred years should go to praise
Thine eyes, and on thy forehead gaze;
Two hundred to adore each breast;
But thirty thousand to the rest;
An age at least to every part,
And the last age should show your heart,
...

...我永远都应赞美你含情的两眼,
我一生也要爱恋你心中的柔情,
我才能充分赞赏你的整个身影。
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份,
也足以使我一生一世陶醉消魂。
在最后一个世纪里,
总可以见到你的真心。 (《致》)

这一节英诗汉译, 不仅达意, 而且传神, 是运用意译的典范。相反, 如果勉强直译, 就难以卒读了。

2. 直译兼意译。以直译保留原文形象, 以意译说明深层概念。如: 我说二三百两银子, 你就说二三十两! 戴着斗笠亲嘴, 差着一帽子! When I say two or three hundred taels, you say twenty or thirty! It's like kissing in straw helmets—the lips are far apart! (《汉》P.142第五条) 前一部分直译, 后一部份意译, 原文的形象、喻义都清楚地再现了。

3. 节译。双语深层概念对应, 表达形式缺乏契合, 而且是表达相同喻意的并列对偶结构。如: “这断子绝孙的阿Q!”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 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这里断子绝孙表示同一个意思, 只译作 die sonless 就够了。(《汉》P.141)

4. 并行。双语深层概念对应。表达形式缺乏契合, 但可以找到并列模式。如汉语成语“猫哭老鼠假慈悲”, 英语中实在没有这说法, 却有“Shed crocodile tears”这个成语, 这两个成语互译就叫并行式转换。寄人篱下——live under somebody's roof; 雨后春笋——spring like mushrooms 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文》P.21)

5. 替代。双语在深层概念和表达形式上都找不到对应契合。这主要是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造成的。如汉语的气功、打拳、打坐、完璧归赵等; 英语的 footwears, clock watches, dilutee 等, 解决的办法是借用共同点采取替代。如汉语的“目不识丁”与英语的ABC, 双语在深层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 但有共同点。再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以借用“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来替代。

6. 阐释。对民族特色很浓的词语，且又难于找到借用结构，用阐释可以保留特色又不致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如“气功”：Qigong, a system of deep and rhythmical breathing exercises. (《文》P.23) “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This Sima Zhao trick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 加注：Sima Zhao was a prime minister of Wei (220—265) who nursed a secret ambition to usurp the throne. The emperor once remarked: “Sima Zhao's intention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 (汉)P.143

由此可见，和可读性一样，可译性也只能是相对的。种种差异造成了可译性的种种障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长期以来，可读性和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重大课题，更是众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长期探索的基本课题。本文希望能通过一些典型实例作一些归纳，请翻译界的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引例书目、篇目表：

- (成)：成都电视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电视新闻稿《周末一刻钟》黄新渠
(文)：《文体与翻译》刘宓庆
(走)：《芙蓉花》载《走向世界》中英文季刊1989年第1期
(汉)：《汉英翻译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自)：《自学手册》商务印书馆85年版
(翻)：《翻译的艺术》(论文集)许渊冲
(英)：《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剑)：《剑桥初级证书英语教程课文译文及练习答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也)：《也谈翻译中词义的具体化与抽象化》毛荣贵载《英语辅导》87年第2期
(不)：《汉译英中常见“不可译”例简析》徐颖果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致)：《致益法的情人》黄新渠译引自《诗刊》85年第9期

(上接第36页)

第二，可以清楚地把握屈原所形成的两种传统在历史上各自不同的稳定程度。应当说对文学家的屈原后世评论分歧相对较小(尽管有班固、刘勰及初唐诸人肯定前提下的否定)，而对政治家的屈原则分歧较大，左右两方均有批评，在历史上动荡变革、思想解放时代尤其如此(例如当前)。

第三，可以有助于增强我们今天以现代意识评价屈原的科学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应当是历史主义的，同时又应当是富于当代意识的(判断其各个方面对当代的价值)。鉴于目前对屈原或者评价过高，高得近乎刘安的见解；或者评价过低，几乎毫无价值，作上述区分或者是不无好处的。